

游关索洞记

□王继平

关岭县城周围数十里内山岭洞窟诸多,之于我而言,最为神奇诱人者则要数关索洞了。可是,当我有一天静下心来,几乎搜遍手边所有地方志书之后,依旧没有找到关于“关索洞”的只言片语。我没有丝毫的灰心,相反更加坚定了我前去寻访关索洞的决心。

时在农历癸卯,冬日暖阳可人,正是兴致所起,择日不如撞日,在天斌等文友的带领下,我们一行四人吃罢午饭,正好利用午休空隙时间,便相约来到向往已久的关索洞山下。

虽说是向导所指关索洞就在此山之上,但是,说实在话,我们一行四人谁也没有真正爬上去过,只是听说而已。也就是说,对于眼前这座未知的古木茂密山上,是否真的存在着传说中的关索洞,我们都是心中好奇而丝毫无底的。

既然来到了山下,那就先凭心中一股寻幽探秘的求知心理,顺着脚下仅有一条人迹罕至小道尝试着踏了过去。我们一路都在坚定一个信念,只要一直朝着山顶方向攀爬,无论山中小道如何曲折迂回,最终都能到达山顶,看到我们心中神往已久的关索洞。

山道之上,虽然不时见到之前游人们随手丢弃的矿泉水瓶,但是,也不时出现迷惑我们视线的地方。由于山道上面经常有山水和泥土,树叶冲刷下来,掩盖住了一段段小道,加之长时间没有人来踩踏,故而在这个密林之中,一时半会是难以判断路线方向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只有兵分两路,分别前去探个究竟。但是也有个难题,当我们其中一方

探出了准确方向路线时,而另一方要想与其会合则又成了困难。因为是在不远处密林中穿行,可要在一个倾斜度近乎于七十度高的满是松木枯叶的斜坡上,前后横跨手脚并用,而且几乎找不到什么石头、树枝、枯草等可以帮把手的时候,我们心中一直在作最坏的打算。只有什么也不想的努力跨将过去,大不了顺着树叶滑落到下面的树干上,也不至于掉落到山下去,只有惊而无险。

好不容易我们两路人马会合到了一起,之后上山的路也就渐渐豁然开朗起来,不仅没有再出现迷惑的山路,而且脚下的路更加坚硬踏实,一路上还有树干可以搀扶,于是,上山的兴致又更加坚定起来。我们一路猜想着这个未知的关索洞,到底长着个什么样子?在我们的说笑声中,突然从山顶上传来了有人说话的声音。我们好奇着在这深山老林里,早已有人攀登在了我们前头,原来我们也并不孤独。我们加快了步伐,山中的阳光开始照到了我们的头上,我们渐渐预感到山顶快要到了。

我们三步并着两步爬,很快就来到了一个近乎于平台的地方,还有一道石头砌成的围墙远远地围着,只是因时间久远,早已是断壁残垣。只见一位老大爷坐在残墙石头上休息,身旁还放着一个背包,另一位老大爷则站在右边的山头上,远远地看着我们,想来他们都是常年行走在山间的采药人。我们一边走进平台里面,一边与他们攀谈起来,站在这杂草丛生的平台之上,最为惹眼的便是前方高高崖壁之上镌刻着的三个大字:

“关索洞”。我们再走近前去,在右边不远崖壁上有两个大字“嘘天”进入我们的眼帘。越往前靠近,便发现“关索洞”三个大字之下,还有一副对联,借助相机镜头拉近慢慢辨认,方才看清斑驳苔藓下面掩盖的字迹,原来正是:“借地好安营,且寻先贤往事;暮天钟杀气,问谁是后起人”。在对联的两边分别又有两段文字,由于高远字小加之苔藓遮盖,一时难以猜出文字内容。后来经过一番查阅,方才明白文字内容正是所附诗和石刻记事。诗云:“此洞原来未得名,一经品题客心惊。红岩白水天秋碧,玉宇琼楼空古今。鸟道辟成新世界,马蹄踏破旧乾坤。数来不尽苍生感,我欲搔头问古人。”另一侧石刻记事云:“癸酉秋,余奉命驻关岭,批阅县志,载汉关索统兵驻此,扫荡苗蛮,民得安居。后人崇德记功,名之曰关索岭。然则今之乱臣贼子,口口声声(口口部分文字缺失所致),诚能再有如关索其人乎?爰缀此联,以观焉。”据有关专家考证,楹联、诗及记事刻似为一人手笔,虽未有落款,然最大可能出自1933年(癸酉)时任关岭县长林盛元之手。

随着渐渐靠近崖壁,我们的注意力也从高高崖壁之上,慢慢转移到平台与崖壁之下的地方,原来是一个不算很深的有着两个幽深漆黑的洞窟,神秘莫测。此时,站在这个近乎一张朝着天空张开大嘴的地方,我们仿佛一下子明白了,那两个“嘘天”的深刻寓意。在那两位采药老人的介绍之下,我们又发现这个平台之上,远近不同的方寸之地竟分布着四座坟墓,只是被树叶杂草淹没

住了,不说还真不容易看出来。我们不禁好奇着说,当初这个风水先生是怎么发现这块风水宝地的,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四座坟墓怎么拍到这高山上来的。山上林密路险上下行走不易不说,就在今天我们只是空手而来也是感到了气喘吁吁,大汗淋漓。

我们一边察看一边拍照片,一连串的迷惑问题依旧无法解开。从“关索洞”三个字的书法来看,“关”字显然不是古人繁体字,而是民国期间的简体字。这个叫做“关索洞”的古迹,为何在《安顺府志》《续修安顺府志》《永宁州志》等地方志书里,没有丝毫文字提及?而且到底与汉代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时关索驻守此地有着什么联系?

带着丝丝疑问和心满意足,我们开始返程下山,奇怪的是,此时山道越发变得亲近起来,丝毫没有上山时的那般陌生和苦涩,每一根树枝、藤蔓都仿佛舍不得我们离开,或挽留或招手或送别,就连脚下的泥土、树叶和杂草,也变得柔软可亲、丝滑粘人,频频与我们手脚相拥,融入心坎。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在这近乎行军的短暂四十分钟里,一路之间我们却轻松得如履平地,并未感到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在这个冬日暖阳的时节,我们相约登上了这个神秘向往已久的山顶,终于看到心心念念的关索洞本来样子了,了切了一桩萦绕于心中的寻山访古之事,而且是在天斌等文友陪同之下共同完成的,我想,这应算是我在癸卯之年即将结束的又一件幸事吧。

上甲古榕

□卢斌



作为布依族的我,小时候就听说过“谭崩”(布依语)这个地名,但不知道在哪里。那时对“谭崩”的印象,全来源于大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说是“谭崩”很“边缘”,大致意思就是一个遥远的山旮旯,交通很落后,那里的人要走出山外,全靠脚力。

后来听说“上甲”有一棵很大的榕树,心生好奇,问“上甲”是哪个寨子?答曰“上甲”就是“谭崩”。“我才如梦初醒,才将遥远的“谭崩”记忆与现实的“上甲”联接在了一起。至此,我对上甲便有了别样的感觉,也有了想去看榕树的冲动,但山高路远,一直未能成行。直到岗乌至光照电站的路打通之后,才有机会去过一次。那次也不是特意去,是和村里的伙伴骑车去光照电站“看世面”,路过上甲,顺便去看古榕树。但因为只是匆匆路过,终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直到前两日的一个下午,好友班正堂打来电话,约我周末去岗乌镇中心村逛逛,看古榕树。我们驱车去沪昆高速往西南方向奔驰,之后出关岭县岗乌站,再在喀斯特山间蜿蜒几公里沥青路,就到了居于半山上的上甲村,迎接我们的首先是中心广场上的一株千年古榕,榕树干非常粗壮,系着红绸缎,可以看出布依人把它当作神来供奉、祭拜,其高,须以90度的虔诚才能仰望,透过密密匝匝的枝叶,好不容易才窥见蓝天一缝,树叶似乎正在擦着天空的蓝肚皮。树枝像兴旺发达的家族,千年来,向四面八方伸展,不断开拓辽阔的天地,蓬勃不衰。阳光下,绿叶泛着耀眼的光芒,像粘了一层蜜,让人心里有丝丝缕缕的甜,充满无限遐想。在这里,我又险些受缚于自己的想象力,差点喻榕为伞,再想想极为不妥。伞之渺小,伞之弱不禁风,岂能与高大茂盛、历尽千载风雨的古榕相提并论?古榕吸吮天地之精华,沐浴雨雪之圣洁,阅尽布依儿女之烟火,傲然挺立,一华盖何以喻之?漫步树下,凉风入骨,神清气爽,这是大自然造就的“氧吧”,沁人心脾。踩着脚下榕叶,仿佛轻叩岁月的肋骨,听见了千年前的时光在回响。

我们环寨而行,又看见道旁或林子里,都有一棵棵的古榕树参天而立。它们像守望相助的邻里,养鸟声,养蝉鸣,

与日月朝朝暮暮相处,与天地一起变老变荒。它们在世外桃源修炼,仿佛在说,“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上甲的古榕独成林,铺天盖地,可谓是一榕一世界,一榕一天堂。先前,我总以为上甲就只有一棵大榕树,一棵大榕树就成就了上甲的名声,如今看到遍地成林的榕树,不禁为自己的孤陋寡闻万分羞愧了。

为了目睹上甲的全景风貌,我们又驱车来到北盘江岸的观景台,虽已入秋,但阳光依旧火辣,环顾四周,群山连绵,山上的植被并不茂盛。巴岗大桥横跨北盘江之上,气贯长虹。山上的光伏板一排排,一片片,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唯有上甲,树木参天,郁郁葱葱,看不见里面的民居,而蝉鸣不绝,生机勃勃,是名副其实的一座“绿洲”。话说“有仙则名”,上甲的名,一点也不虚传。

上甲的房子,先前都是茅草屋,木架结构,盖草,房间之间多以竹条编织隔开,故有缝隙,从一屋可以窥见一屋,所以多数都要糊上泥浆贴上报纸,一则起到隐蔽作用,二则有点文化的人还可以读报。时过境迁,上甲的房子早已焕然一新,一座座楼房,白墙琉璃瓦,宽敞的院落,种上花草,招蜂引蝶,怡然自得。既没有城市高楼大厦遮天蔽日的压抑,又没有刀耕火种年代的简陋穷酸,融古朴与现代文明于一身,让人想留宿一晚,听古树扶琴,听秋虫切切,做一个山里的孩子,体验一种渐行渐远的幸福。漫步寨中,干净整齐的通村路,进户路纵横交错,在山中,却又好像不在山中。早就耳闻上甲的村规民约,如果哪家养牛,放牛时,主人要随身带一把“洋铲”,如果牛在路上大便,主人必须马上打干净。一直以为这是在“吹牛皮”,今日眼见为实,丝毫没有夸张。走遍整个寨子,路面没有纸屑,没有垃圾,干干净净。树叶当然不属于垃圾之列。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那是树之魂,沿着经脉的指向,皈依大地。目睹地上榕叶,心中对古榕尽是一片虔诚。

再次来到中心广场的古榕树下,再次抬起头,仰望古榕参天,我忍不住心潮澎湃。“人瑞”无非百年,而古榕却千年不老,经年风雨,物是人非,其生命依旧鲜活如初,顶天立地,阅尽人间春色,这不也是对我们的启示么?

火车,火车

□李天斌



多年前,我父亲乘坐火车去北京开会,成了当时村里最轰动的事件,并且其影响力持续了很多年。很多年后,当很多事情都变得面目全非时,人们依然还会谈起这件事,对父亲表现出了羡慕之情。后来我仔细分析了事件的过程,发现这里面至少透出了两个方面的讯息:其一,我的村子偏僻,火车对村里人而言,算是新奇事物;其二,“北京”这个地名的意义,代表了远方以及理想之类,让人向往。

应该说,我自小亦沉醉在父亲这一经历里。关于一列火车,一直都是我理想中的出发地。我总是看见有一列飞驰而去的火车,几乎贯穿了我整个少年时代。或可说,它就像一粒种子,在那里诗意地生长,有几分遥远,还有几分虚幻,却又如此的真实,而且掷地有声。

火车却似乎有意地跟我开了个玩笑。尽管那个理想始终如此强烈,甚至经久不息,可是我跟一列火车的缘分,终究稀薄缥缈。在我后来的生命选择或者说是宿命的安排里,我一直没有跟远方扯上任何关系。仅仅是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一所师范学校,而这所师范学校就在几十里之外的邻县,一是距离短,二是也没有铁路经过。师范毕业后,分配回我出生的村小任教,除了多出一个精神的讲台,其余足迹又彻底回到了村里,本质上跟所有村里人一样,没了走向远方的可能。

可是,有一天,火车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事物,一下子成为村里人人争相谈论的话题。此时,外出打工的大潮已经涌到了我的村子,火车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组成,较之于先前的父亲带给村里的念头,就更加重要并且迫切了。也有很多村里人乘坐着火车出去

了,还没有来得及出去的,也在纷纷谈论着对一列火车的想象,就连坐在讲台上的小学生们,也受到了火车的诱惑,眼巴巴迫不及待地等着长大,然后好加入到那追赶火车的队伍……总之,火车这个话题,每天都沿着村子的每一条小径,每一株庄稼,每一枚花叶,迅速传播,并生长成人人盼望的美丽的风景。

在这样的背景的冲击下,一列火车终于让我有些坐卧不安。一方面,目睹村里人纷纷追赶火车的身影而不断生发无数的联想,甚至觉得或许那里是比现实还要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却又没有放弃眼前讲台的勇气,两者先是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然后又推波助澜地使得一列火车的念想越来越纠缠不清。

终于,在某个暑假的某个早晨,把刚刚领到手的工资如数揣进兜里后,我就跑到了贵阳火车站。也没有什么计划——甚至包括要乘坐火车去哪里,又要去干些什么,都没有明确的目标;甚至要排在哪一个窗口下买票,也无从知晓,就只随意跟着某一长排的购票队伍缓缓前进。说来也真是惭愧,就在快要到售票窗口的时候,我却因为没有明确的计划而动摇了,一个就要变成现实的火车之梦就这样停止不前了。回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还为此羞愧不已,我跟一列火车的距离,分明照见了自己内心的惶恐。

又某年,有了外出培训的机会,我满以为可以乘坐上火车了。却不料单位为我安排的交通工具是飞机。在我个人的逻辑里,总觉得飞机要先进于火车,而乘坐飞机这件事,跟乘坐火车的念想比起来,或许也要算有所超越,甚至是一步跨越了。可是我们仍有了些失落,总觉得一个最有可能实现理想的机会就这样与

自己失之交臂,并且还仿佛看到了自己跟某种事物浅薄的缘分。

时代与事物的转向,很多时候都让人始料不及。我想说的是,就在一列火车在我心里渐行渐远并快要消失的时候,却传来了沪昆高铁要穿过我的村子,并要在村里修建关岭高铁站的消息。消息铺天盖地,并且很快成了现实——人们已经看见有施工队带来了大型挖机、测量仪,还有很多沉重的钢铁;还看见施工队张贴宣传标语,搭建临时住房、测量、打桩、扎钢筋、浇灌水泥……并且,很快,一条像模像样的铁路真的就从村里通过了,一座像模像样的高铁站也在村里建成了。一切都是无比地迅速,还有几分朦胧的性质,可是一梦醒来之后,一切都已经是真真切切的存在。

是的,我以为它还是村子与我贴在关于火车理想之上的一张明显看得见的标签。我不得不要为之专门记述一下。觉得有了它的注入,一个念想便有了摇曳多姿的精神质地,也一定程度上让精神本身有了特别的厚度。事实是,就在修建铁路与高铁站期间,几乎所有村里人,每天都会停下手中的活路,潮水般涌向施工队,无比惊奇地想要围观他们施工的模样。及至第一列火车开通后,人群也还是潮水般紧紧朝着铁路方向靠拢,总是想以最近的距离目睹一列火车的样子。我相信,即使多年之后,这样的一些细节,仍然会冲击着我的心扉,让我想起某些遥远的事情,以及时间留下的安眠。

具体到我个人,真要算得上幸运了。就在举行通车典礼那天,我已经调离村小到关岭县直机关上班多年,得以被县里邀请为乘坐第一趟高铁的乘客之一,虽然其距离仅仅是从关岭到安顺,不过15分钟的车程,可是足够让我感到兴

奋和幸福了——我这么多年的关于火车的念想,就在这短短的15分钟内,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虽然时间足够短了,可那一份情感却足够悠长,并穿越了无数岁月与时间的沉淀与发酵,终于散发出无比的醇香味了。

如今我还是没有走向远方,可是有一条铁路在身边,就再没了从前的忧郁,总觉得有了一条铁路的链接,那个关于远方的念想,似乎触手可及,并且就像多年前种下的那颗诗意的种子,其破土、发芽、开花、结果的过程,已经清晰可见。尤其是,高铁站已经修建到家门口,村里人再没有要赶火车的那一份急迫,生命也因此显得从容了许多。可以说,他们只需要走出家门,一抬脚就能乘坐上火车,那个打工的念想,随时都被紧紧握在手上。此外,以这一列火车与高铁站为中轴,一幢幢高大的楼群相继在村里耸立起来,关岭县委、县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搬迁到了村里,各种商店、超市、宾馆、菜场等也都迁到了村里,新生城市的喜悦与气息一波一浪地撞击着这块曾经偏僻的土地,并一次次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最后如我的父亲,自从铁路与高铁站建成后,年轻时乘坐火车到北京开会的场景再一次被激发,还在我弟弟的陪同下,重新乘坐火车去了一趟北京……

一个关于火车的念想,似乎就此画上了句号,也有了美好的结尾。可是在内心,我又分明知道故事还没结束,一个关于火车的新的念想,一定会继续沿着那一列列火车以及高铁站往前推进,就像那些穿越了万水千山脚步,必将要不断穿越千山万水,那里有永不停歇的理想追逐。

哦,火车,火车……

木城河

□普入龙

在木城河,宜打包一万吨烟波,寄给李白

酿酒、泼墨,俱佳。宜在烟波的折痕间

阅读关岭——这册大气磅礴的诗卷上

八德古榕提笔写下一首唐诗,气吞万里如虎

永安温泉吟诵三千阙宋词,温润了上关的千年光阴

而我看见,一只灰喜鹊飞上天空,用啼鸣治愈空旷

布谷鸟静立河畔,以河水为铜镜,鉴古知今

只有一只黄雀,诗人一样,在河畔摇头晃脑

不时语出惊人,将水光提炼成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

而我——

一只毫不起眼的白鹭,在天

便须飞出一枚寂寞的高度;入水也要游出无药可救的古古困惑。

在木城河

孤独也是一种浪漫,清寂——

成了关岭的另外一种风情

在木城河,酌取一樽烟波,醉山河,

醉岁月

李白换尽五花马和千金裘,只为了赴一场约——

我在此,待至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期盼与李白,河上泛舟,横槊赋诗

